



射擊場的秘密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射擊場的秘密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遼寧省委宣傳部編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“在和平的海岸上”“祖國的衛士”“射擊場的秘密”三篇描寫蘇聯偵察工作的翻譯小說。

“在和平的海岸上”描寫了外國某特務集團派遣間諜潛伏在蘇聯沿海某地，爲接引破壞蘇聯和平生活的特務們做準備工作。該間諜爲了冒充哨兵，到處盜取軍裝，均未得逞。最後又妄想假藉“祈禱”用燈光信號聯系，也沒達到目的，終被華西里少校等偵察人員破獲。

在“祖國的衛士”裏，描寫了外國某特務集團仇恨蘇聯新發明的一種被稱爲“祖國衛士”的機器，曾先後派了三個特務去破壞，均被機警的蘇聯保衛人員破獲了。最後，又派一個“能幹的”間諜去殺害工廠保衛工作的領導人佐洛夫少校。結果這一計劃也破產了，被派去的間諜反被佐洛夫少校生擒了。

“射擊場的秘密”是描寫蘇軍中校柯列斯尼柯夫，機警地破獲敵特用假眼珠照像機裝在狗的眼睛中，竊取射擊場內部情況的故事。

射 擊 場 的 秘 密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遼寧省委宣傳部編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）

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—號

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

編號：4310·787×1092紙張·2½印張·55,000字

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四次印刷

印數：97,142—117,149 定價：（5）二角六分

目 錄

在和平的海岸上	蘇聯	弗·蒙納斯提略夫 (1)
祖國的衛士	蘇聯	維·喬爾諾斯維托夫 (28)
射擊場的秘密	蘇聯	斯·阿列夫耶夫 (56)

在和平的海岸上

蘇聯 弗·蒙納斯提略夫

一

柔和的桌燈光照亮寬敞的辦公室，靠背沙發的角落裏坐着赤比索夫兩兄弟。年長的華西里穿着有少校肩章的全開胸式軍服，年幼的彼得則穿着有中尉肩章的半開胸式軍服。華西里抽着黑色的短煙斗。他一口氣吸的煙能噴成一幅小煙幕。

“你知道，你的側影像什麼人嗎？”彼得突然問道。

“像什麼人呢？”哥哥不轉頭地說。

“像久經波濤的老航海員。”

華西里微笑着說：

“可能。”他噴了口煙，“我參加過兩次登陸作戰，航程並不很遠，但卻驚險有味。”

“是的，驚險有味。”彼得幻想的說，“你生得是時候，到處都去了。”

“你羨慕嗎？”少校問。

“我羨慕。”

“別羨慕我，這輩子你會看够的。”華西里望了一下弟弟的眼睛，“要記住，軍人在平時也在作戰。”

“這裏還有什麼戰事啊！”彼得從沙發上站起，把哥哥拉近窗口，“瞧，大地上和平寂靜，一片酣睡的景象。大概只有在談戀愛的人們才沒有睡覺。”

從赤比索夫少校屋子的窗口看得見，明朗的月影蕩漾在昏昏欲睡的海面上，月光洒遍了公園的一個角落裏的木蘭花。右邊，陡峻而青翠的山坡上，顯出療養所的一幢幢的白色小屋。

“療養的地方，”少校伸開兩臂，“確是一幅富有詩意的田園景色。只是這裏也正在進行着戰爭。別讓寂靜欺騙了你，除了談戀愛的人之外，世界上還有着另一些人，他們沒有睡——還沒有躺下……”

桌上的電話響了。少校拿起聽筒，他聽着聽着，淡淡的眉毛慢慢皺攏到鼻梁上面。

“我馬上就去。”他說完就放下了聽筒。

“什麼事？”彼得問。

“半小時以前，軍官食堂的女招待員克列萍娜被殺死了。”華西里毫無表情地回答，“屍身是在距離營房八百公尺的地方，在一條通向林場的道路上發現的。”

“食堂的女招待員！”彼得叫道，“就是有一綹淺黃頭髮的那個嗎？”

“唔，就是她。”

“誰會殺死她呢？”彼得的眼裏露出驚訝和不安。

“兇手尚未找到，”少校仍然毫無表情地回答，“呸，你去睡覺吧，時間已經很晚了。”他看了看手錶，“十一點二十二分。我要到那裏去。”

“讓我也和你一塊去吧。”彼得請求說，“我想我不會妨礙……”

“好吧，我們一塊去。”華西里同意了，“你去告訴你嫂子瓦琳金娜一聲，我去把摩托車推出來。”

幾分鐘以後，兄弟倆已經在狹窄的柏油公路上奔向部隊的營房。

一個戴值班員袖章的大尉在出事地點迎接少校。在那裏還有兩名鎮民警人員——一名中尉和一名准尉。少校同他們道了好，便走向油布蒙蓋着的屍體。

“誰發現她的？”他檢驗完，站起來問道。

一個中士和一個兵士從路旁的小樹叢處向前走了幾步。

“我們發現的，少校同志。”中士說。

“請詳細說一說。”

“我們從鎮上回來，走得很快，因為我們的外出證限期到二十三點鐘，准假的時間已經快完了。忽然我們看見她躺在路邊，兩條腿在柏油路面上，頭挨着泥土，頭髮拖到排水溝裏。我走近彎了身子，就發現她已經死了。我喊了幾聲，沒有人答應。於是我把沙朗諾夫，”他指着兵士，“留在這裏，我自己跑回營房，報告給值班員了。”

“您立刻就打電話告訴了我嗎？”赤比索夫轉身問值班員。

“是的，我用電話告訴了您和鎮民警局，並且同中士一塊來到了這裏。”

“您走來時，她周圍沒有任何人嗎？”少校問中士。

“沒有任何人。”

“您也沒有看見任何人嗎？”他向沙朗諾夫發問。

兵士也回答說，沒有看見任何人。

“當你們走近這個地點時，互相談話了嗎？”赤比索夫又提出了一個問題。

“談過，”中士說。

“好。你們可以走了。”

兵士和中士回營房去了。接着大尉也走了。民警中尉吹了

哨子，從拐角處駛出一輛載重汽車，兩名民警將屍體抬進車廂，中尉坐上駕駛台。

“我過一會再去您那裏，”赤比索夫說，“我想您可以先檢查一下她的住宅：她是住在鎮上的，她的丈夫在林場工作。”

汽車沿着蜿蜒的道路駛去，不一刻與月光競賽的車燈便照亮了高坪上的小樹叢。

少校打亮了手電筒，又一次仔細地查看了屍體躺過的地方，然後跳過排水溝，在土地上尋找着什麼。

“你找什麼？”彼得很感興趣地問。

“脚印，我的弟弟，尋找脚印。兇手不會從天空飛走。”

“幹嗎要從天空飛走？他能沿着柏油路逃走。”

“可能性很少。”

“爲什麼？”

“很簡單，因爲從那面來的兵士會看見他的。”少校說了這句話之後便消失在灌木林裏了。幾分鐘後傳來了他的聲音：

“彼得，到這兒來！”

中尉跳過排水溝，穿過灌木林地帶，循着陡坡走下小溪。華西里就蹲在那裏。

“你瞧，”他說，同時用手電靠近地面照着。微紅的潮濕土壤上有個清晰的足跡，花紋膠底皮靴的痕跡。靴底的紋絡印得非常明顯。

“你的意見如何？”少校問。

彼得盯着足跡：

“我說，這個人穿的是靴子，而且是四十號的，靴子是新的，後跟上有鐵掌，鐵掌上釘了三個……不，兩個釘子，中間的一個沒有了……就這麼多。”

“少了點，”少校面帶着微笑。

“呸，那你說怎樣呢？”

“我說，我們應當回到大路上去。”

他們從陡坡上去，走向摩托車旁。華西里弄滅了煙斗。

“上車，”他對弟弟說，“我們到警衛室去。”

少校在警衛室裏翻閱了外出登記簿，詢問了克列萍娜什麼時候離開營房的。

“食堂在九點停止營業，”值班員回答，“九點多鐘克列萍娜便回家去了。”

“她隨身帶了些什麼東西？”

“小手提包，女人用的小手提包。”值班中士說，“我記得很清楚，她是怎樣從小手提包裏取出通行證的。”

“你還沒有跑累嗎？”少校問弟弟。弟弟否定地搖了搖頭。
“那末我們就去鎮民警局。”

三

民警中尉戴着帽子坐在桌旁正寫着什麼。沒有等待發問他便說：

“剛從那裏回來。他們居住的院子裏一共有兩戶人家。同住的那一家整個晚上都不曾在家。附近院子裏的居民說：曾看見她在晚間十點左右回到家裏。他們的屋裏有燈光，據證明，她的丈夫也在家。她是什麼時候又走出去的，誰也不知道。他們屋裏的燈光是剛過十一點鐘時滅的。”

“不會更早一些嗎？”少校赤比索夫問。

“我曾問過好幾個人，”中尉回答，“大家的說法都是一致的：十一點鐘以前還有燈光。我們在她家裏沒有遇到任何人。克列萍娜的丈夫在林場裏當汽車司機。我們打電話到汽車房去問過，他不在那裏，並且整個晚上都不在。汽車停在原地未動。”

“在她家裏進行過搜查了嗎？”

“搜查過了。”

“膠皮底防水靴，您在那裏沒有看到吧？”

“沒有，”中尉說，“沒有靴子，瞧，我們倒找着了被害者攜帶的手提包。”

“怎麼？”赤比索夫感到了興趣，“這麼說，她晚間從家裏外出時沒有拿手提包。”

“正是，沒有拿。”中尉答道。

少校站起身來。與民警中尉道別時說：

“如果找到了克列萍娜的丈夫，請您一定用電話告訴我。”

中尉答應了給他打電話。

“我們回家去，”赤比索夫對弟弟說，“先吃點東西，再好好想一想。”

兩兄弟把摩托車放好後，躡足斂聲地走進華西里的辦公室。每人拿了一塊帶乳酪的麪包，打開一瓶汽水，拿了一塊香腸，便坐到沙發上吃開了。吃罷，華西里說：

“一筆糊塗賬。讓我們來想一想事情是怎樣發展的。克列萍娜工作完畢後把進款交到出納處，便回家去了。這是九點多鐘的事。她大約在十點鐘的時候回到家裏——人們看見過她。丈夫在家裏。然後她又到營房去。爲了什麼呢？爲什麼沒有帶上裝着通行證的手提包呢？是故意沒有拿還是急急忙忙忘了拿呢？她丈夫能回答這些問題。找到他之後，他是能回答的。呸，以後是怎樣的呢？在離營房八百公尺處有個穿防水靴的人趕上了她，或者是遇着了她。他遇着她的可能性較多些。”

“爲什麼？”彼得問。

“她被殺害在公路的邊緣上，在這個地點的對面，就是排水溝的另一邊，那裏有很多這種防水靴的腳印，而她的腳印却一個

也沒有。就是說，兇手會在這裏等她，因為行兇之後他沒有必要在這裏逗留，同時也不可能：由於這時從轉彎處已經傳來了中士和兵士的聲音，他們正要在二十三點鐘以前趕回營房。就是說，兇殺事件是在將近十一點鐘時發生的，頂多在二十分鐘之前……目的何在呢？不知道。顯然不會是搶劫，因為上衣口袋中的錢沒有動過，手錶也絲毫無損。誰是兇手呢？丈夫？可是十一點鐘之前他還是在家裏，如果相信鄰居們的話，他在十一點鐘以後熄滅了燈才走的……”

“哎，不對，”彼得打斷哥哥的話，“他可能是緊跟着妻子出去的，沒有熄燈，在行兇後回來——這恰好是二十分鐘的路程——將燈光關了，隱藏起來。”

“很合理，”華西里同意說，“你推斷得很精細。可是你回答我這個問題：丈夫怎樣比她先到了公路上呢？”

“這個我不知道。同時我也不知道他們夫婦倆誰先離開家的。也許是他先走的？而她呢，連手提包也沒有帶，跟踪追去。”

“好夥計，”華西里拍着弟弟的肩膀，“你很善於推斷。只是我們的推斷和猜測的價值不大，因為它們沒有物證，沒有具體的材料來作基礎，而任何審問都要依靠物證和具體材料的。”

窗外已經朦朧發亮，天空與海水都成了灰色，彷彿它們的色彩全被洗刷掉了。

電話鈴響起來。赤比索夫拿起聽筒，久久聽着對方的講話，然後問道：“他穿的是什麼鞋子？”又繼續聽下去，最後放下了聽筒，困倦地用手自上而下地抹着臉。他轉身面向弟弟，慢吞吞地說：

“克列萍娜的丈夫找到了——他吊死在林場的倉庫後面，他穿着靴子，但不是膠底的防水靴，而是皮底的小牛皮靴。”

少校赤比索夫從桌上拿起軍帽。

“我和你一塊去。”彼得堅決地說。

兄弟倆又躡手躡腳地走出辦公室，推出摩托車，爲了不吵醒家中睡着的人，把車推遠些後，才發動馬達。

民警中尉仍坐在桌旁的原處。現在他沒有戴帽子，兩綹亞麻般細軟的頭髮掛在額上。中尉瞧瞧窗外，關了桌燈。

“在克列萍娜丈夫的衣袋中搜到了一把摺刀，”中尉說，“放刀刃的槽裏有血跡。我們馬上叫了一位女化驗員到醫院裏來。她方才打電話證實說，這是被害人的血液。我親自察看了克列萍吊死的地方。找到了兩個煙頭，這就是全部的物證，如果不算他用來吊死的那段鐵絲的話。”

“解剖了嗎？”少校問。

“還沒有。克列萍娜已經被解剖了。他還沒有。我從區上要來了一個法院的檢驗員……真是怪事，”中尉嘆了口氣，“殺害了妻子，然後上吊自盡，鬼曉得，好像是得了精神病……”

“嗯，怪事，”少校接口說，“您能否送我到出事的地點去？”

小路兩旁的草兒，給露水潤濕得沉重地垂在路上，幾乎掩蓋了路面，可是中尉走得很有把握，毫不迷惑。有些地方需要分開帶着粗糙而潤濕的葉子的灌木。愈向上走，灌木愈多，而且小路附近還長着一些大樹。最後終於來到了向左傾斜的林間空地上。

“就是這裏，”中尉說，“倉庫在左下方。他就吊在那棵樹上。”中尉指着一株粗大的橡樹，它有兩根伸張得很大的枝幹，宛如一對犄角。

“他是在這根樹枝上吊死的嗎？”少校指着那根伸出在他頭頂上的樹枝問道。

“是在這根樹枝上。”中尉回答，“他可能就站在這枝枝的地方，將鐵絲繫在樹枝上，然後套上鐵絲圈，往下一跳……”

“他從哪裏拿來的鐵絲呢？”

“從倉庫裏，那裏堆了好幾捲舊被覆綫，他就用他衣袋裏裝的那把刀子從一捲綫上割下了一段。”

“爲什麼您認爲是用那把刀子割的呢？”

“我檢驗了刀子，刀上有被覆綫中鐵絲磨過的痕跡，在放大鏡下看得很清楚。”

當走到倉庫旁邊時，少校說：

“我去看看這些鐵絲，請您叫一條狗來。”

“您以爲？……”中尉開始說。

“我暫且還不能作任何肯定的判斷，但是我以爲，這裏有條狗是很有用的。”

“好，我就去叫。”中尉走下坡去，赤比索夫和弟弟轉往右面的倉庫。一捲捲零亂的舊被覆綫就堆在帶刺鐵絲柵欄的附近，很容易從上面割掉一段。少校仔細地察看着柵欄旁的土地。

“你在找那雙熟識的靴印嗎？”彼得問。

“在找靴印，”華西里答道，“至於它是什麼樣——熟識的還是不熟識的，我不知道。”

鐵絲柵欄旁的土地很堅硬，上面還有許多碎石子，看不出任何痕跡。華西里直起腰，望了望他們走過的斜坡。小路在草叢中彎彎曲曲，一直將他倆引導到倉庫。

“唔，那個割斷被覆綫的人怎樣從這裏走開的呢？”少校發問說，“也許是，順着我們走的那條小路？”

“也許是，直接走向樹林，走的是捷徑？”彼得也發問道，“瞧，那裏好像有條小路。”

“我們去看看。”華西里說。

他們沒有找到小路，但草叢裏有的地方被踐踏過，毫無疑問，夜間有什麼人不辨道路地從這裏走過。兩兄弟循着這個痕

跡一直走了上去。在靠近樹林的地方，他們找到了所要找的東西：在草兒稀疏的軟地上明顯地呈現着幾個花紋膠底靴印。

在走向橡樹的路上兄弟倆又兩次發現了熟識的靴印。在那棵不幸的樹下很不容易辨明足跡，因為已經有幾個取下屍首的人先在這裏蹣跚過了。

“就是說，不是他本人吊死的？……”彼得問，當他和哥哥回到鎮上時。

“似乎不是他本人。”少校回答，“聽我說，彼得，你騎上摩托車回家去。取了照像機再來這裏——把靴印照下來。順路轉到第一個靴印那裏，就是我們夜間在小溪邊看到的那個。能找着嗎？”

“能找着，”彼得很有把握地說。

“如果它還完整的話，也把它攝下來。我到林場的人事科去，看一看個人檔案。告訴瓦西亞，免得她擔心，——我盡量爭取趕回家吃午飯。”

四

赤比索夫下午五點鐘回家向弟弟問道：

“照了嗎？”

“兩個靴印都照了，一模一樣。”他把兩張放大了的照片放到桌上。

“不錯，一模一樣。”少校同意說。

“他是羅圈腿，”彼得說，“他的腳掌有些往外擰。”

“爲什麼？”

“兩個腳印都表明靴底的外沿踏得深重些，並且後跟右面已經稍稍磨損……”

“你很有辦法，不能根據這推測出他的姓名和他現在的地址

嗎？”

“你開玩笑，”彼得生氣了，“如果能這樣，幹嗎我還攝這些傻瓜照片呢？”

“別發火，好弟弟，照片有用處。這是真憑實據，留在手邊並不礙事。你很想知道我所得到的新消息。現在我來告訴你。”赤比索夫坐到桌旁，抽起煙斗。“區裏來的檢驗員查明了，第一次事件和第二次事件都是兇殺案件。克列萍是被擊中顎骨暈倒，然後被扼死，又被懸吊起來。事件的發展過程大概是這樣的：十一點鐘時克列萍滅了家裏的燈，出門向上面的倉庫走去。爲了什麼？這一點我們不知道。可以假定，他約定和穿防水靴的人在那裏相會……他們是在兇殺了克列萍娜之後相會的。這次會面在開始時是相當和睦的……”

“爲什麼你以爲是這樣？”

“我仔細地察看了被找着的兩個煙頭，——它們不是一個人抽的。就是說，可以假定，克列萍和陌生人相遇後，每人抽完了一支煙，同時還談着一些話。這次談話的結果對克列萍來說是悲慘的——陌生人擊中他的顎骨，將他按倒在地上而扼死了他。然後走到倉庫旁，割下一段被覆綫，走回來把克列萍吊在樹上，企圖把這件事扮演成爲自殺。同時他把自己的刀子裝進被害者的衣袋裏……”

“警犬叫來了嗎？”

“叫來了。牠把我們帶上公路，腳印在那裏消失了——穿防水靴的陌生人顯然是搭上了過路的汽車……新消息就這麼多。”

少校慢慢地從腳上脫下一隻靴子，看了看窗子，思索着什麼，又脫下了另一隻靴子，便在沙發上躺下。

“可以睡兩個鐘頭，”他舒服地伸伸懶腰說，“晚上我到保安處去；已經通過電話，要他們趕快彙集有關克列萍的材料。林場

裏對他很少了解，只知道他是一九四七年從沃羅涅日來的。”

彼得在辦公室裏來回踱着。

“你是怎樣想的……”他說。

“我已經不想了……我想睡覺。”哥哥回答，“並且建議你也睡覺，否則你晚上在石油員工休養所那裏要打盹的，這會給自己的愛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”

“你怎麼知道我晚上要到石油員工休養所去呢？”

“思維的演繹法。”赤比索夫說，並且翻身側臥，“再見，別加小雄鷄……還有，”少校仰起頭來，“你到了石油員工休養所那裏，問問貨攤上是否有羅斯托夫出品的‘家鄉牌’紙煙，以往是否曾經有過。”

“‘家鄉牌’，尤其是羅斯托夫出品的，這裏白天拿着火把也找不到。”

“不管怎樣你還是問一問。”

彼得聳聳肩膀：

“好吧，我問。”

五

上等兵伊果爾·皮昆諾夫心裏忐忑不安。今天他決心在三項舉重比賽中打破邊區的紀錄。

鎮俱樂部擠滿了人，大家都來觀看林場和部隊的舉重比賽。當幕布揭開時，喧嚷聲消失了。皮昆諾夫坐在舞台角落的一條矮凳上，望着大廳怎樣地安靜下來。

皮昆諾夫的對手只舉了六十公斤，便讓位給伊果爾。

皮昆諾夫從頭上脫掉了半開胸式的軍服，觀眾們都驚異地看着他那強壯的肩膀，肌肉很發達的雙臂。裁判員往槓鈴上增加了兩個相當大的鐵盤。皮昆諾夫很容易地舉起了這個重量，

並且請求再增加一些。

“槓鈴上是九十公斤！”裁判員宣佈，“重量較邊區紀錄超過兩公斤半。”

皮昆諾夫果敢地握住槓軸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猛然將重量舉至胸前。槓鈴緩緩上升。舉過了頭頂，穩穩地停頓了一分鐘。大廳裏雷鳴般的掌聲向舞台滾來。

遠不如伊果爾的那個粗野的小伙子第一個真誠地握住了他的手。

“好小伙子。”皮昆諾夫心裏這樣想着他。他們一塊兒坐到角落的凳子上，看着其他舉重選手的比賽情形。

小伙子名叫瓦夏·別林基。

比賽完畢後，當開始了跳舞時，瓦夏領着一位穿玫瑰色上衣的姑娘來到皮昆諾夫跟前。

“我的妹妹，瓦莉亞，”別林基說，“想和您認識一下。”

瓦莉亞緋紅着臉伸出了手。互相談了幾句不關重要的話。

一個穿烏克蘭襯衫的青年走了過來。他默默站在瓦莉亞身旁，愠怒地望着皮昆諾夫。瓦莉亞瞧了青年一眼，接着對伊果爾說：

“現在我來給您介紹。這是我的同志。”

青年伸出手，目光斜過伊果爾說：

“亞歷山大，”想了一下又補充道：“加魯仁。”

皮昆諾夫說出自己的姓名，握了握伸出來的手。

大家都閉口無語。爲了打破這種難堪的沉默，加魯仁從衣袋中掏出一盒紙煙說：

“我來請客……”

皮昆諾夫從來就不抽煙，但現在却不好意思拒絕，所以他就接過一支紙煙。